

# 书场： 老宁波人的记忆能否延续？

本报记者 周燕波

台上，一张条桌，一把大师椅，老艺人身穿蓝布长衫，或手持折扇，或怀抱琵琶，醒木一拍，王朝兴衰、公案传奇、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在老艺人的评弹说唱中生动演绎。台下，听众一边悠悠喝着热茶，一边有滋有味地听着说书……这是上年纪的宁波人对书场的长久记忆。

几度春秋，承载着宁波人文化记忆的书场，却在世事变迁中成了繁华都市中一个快被人遗忘的角落。位于城隍庙县学街24号的宁波民乐剧场如今是市区仅存的一处专业书场。随着轨道交通二号线的开通，城隍庙商城修建改造工程也即将启动。书场如何在新一轮的商改改造中走出一片新天地？引起业界人士及众多听书迷的关注。

长期关注、研究宁波曲艺发展历史的宁波市曲艺协会顾问、资深曲艺家陈炳尧告诉记者，解放初期，宁波书场可谓一片繁荣，当时有点名气的书场大约有二三十家，主要以表演评弹、走书等曲艺为主，最著名的要数“红宝书场”和“红旗书场”了。据宁波评弹资深票友曹岳祥介绍，红宝书场自创立立于江北岸的老墙门内，开始时条件极其简陋，只设几十把竹椅，听众买张书票便可入内听书。随着听书人越来越多，红宝书场又迁到鼓楼府桥街一带，规模也扩

据民乐剧场原经理蔡爱国介绍，民乐剧场的前身是“民乐甬剧场”，是当时甬剧团的基本场子。宁波市档案馆还保存着1950年《宁波时报》上刊登的“民乐甬剧场”的演出广告。1954年“民乐甬剧场”由民营公助改制为地方国营，成为宁波市第一个国营剧场。1956年，剧场翻新改建后，定名为“民乐剧场”。至1962年，民乐剧场又增设了电影放映业务，成为戏剧演出、电影放映的两用剧场。“文革”期间，红宝书场因故停顿，民乐剧场就承接了红宝书场的业务，接纳了大部分红宝书场的听众。因民乐剧场地处繁华的城隍庙区域，加上经常有名家演出，不久，民乐剧场的人气也旺了起来。



2015年10月1日重新开放的民乐剧(书)场 (周燕波 摄)

今年正月初二，阳光明媚。七八十位老听众仍如往常一样，早早吃过中饭从四面八方赶到民乐剧场门口，等着听下午开场的苏州评弹节目《半把剪刀》。“每年都是这样的场景，他们一天不听书，心里就记挂着。”郁维毅说。

随着轨道交通二号线的开通运营，城隍庙修造工程也将启动。民乐剧场今后将以何种面貌呈现于大众眼前？引起业内人士及老年朋友的强烈关注。

当记者采访时，书场内外的老听众纷纷表示，听书是他们晚年生活中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民乐剧场已成为他们听戏交友的精神家园，希望政府部门多关心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希望民乐剧场最好不要搬迁，更不要关闭。民乐剧场原经理蔡爱国还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塑造城隍庙民乐文化之窗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从传承传统文化，保护地方曲艺”的角度出发，应该让



2005年在民乐剧场参加地方曲艺大会串表演的宁波老艺人 (照片选自《宁波传统曲艺作品精选》)

## 曾经繁荣的宁波书场

大了，座位有300多个，一时苏浙沪的评弹名家纷至沓来。《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等经典曲目引来众多评弹迷的追捧，生意十分兴隆。曹岳祥回忆说，那时书场日夜两场，每场座无虚席，尤其是逢“响档”（注：指人气旺盛）演员来临或“汇书”（注：指各地、各派说书艺人汇演）时光，常常出现加座甚至一票难求的现象。但到

## 民乐剧场见证岁月变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乐剧场为了生存，又转型经营歌舞厅。进入90年代，又开始兼营卡拉OK、录像放映等业务。此时宁波大多数曲艺人也离开书场另谋出路，曲艺界开始呈现青黄不接、传承中断的局面。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保护抢救民间文化工程，从2004年4月开始，宁波市群艺馆搜集、整理关于宁波走书、评话、唱新闻、雀冬冬、小锣书等地方曲艺资料。2005年3月，当时在市群艺馆任职的陈炳尧和民乐剧场经理蔡爱国等人牵

头、协调，民乐剧场搞了一次地方曲艺大会串表演，阔别多年的张少策、张亚琴、韩张迁、郭鹏飞、顾阿火等老艺人又登台亮相了。消息传开后，听客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有一些老听书迷转好几班车，从北仑、鄞州、镇海等赶来。宁波评话、蛟川走书、四明南词、三北小锣书、唱新闻……听到久违的乡音唱腔，好多老听客激动得流下眼泪。曲艺大会串一连演了3天，一时轰动甬城。

看到这次曲艺大会串社会反响这么好，加上要保护地方曲艺的时

天到听书。他说：“我不喜欢搓麻将，不爱逛公园，就独爱听书。书场一天不到，我心里空落落的。”

“来这里听书，每天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又能会会老朋友，所以我们希望民乐书场一直开下去。”73岁的老听众毕德建说。剧场工作人员与这批忠实的老年观众也有了深厚的感情，每位观众的联系电话他们都保存着，每逢刮风下雨，总是提前关照他们路上小心，遇上台风、大雪等恶劣天气，工作人员就会通过短信、电话一一告知演出时间变动的信息。“这里不仅是曲艺之家，也是听客、票友的大家庭。”郁维毅说。

## 书场成了老年人的精神家园

月9日，因受危房改造影响，民乐剧场的二楼书场不得不关门谢客。

一大群老听众感到十分失落，为此奔走呼吁，强烈要求重开书场。在各方努力协调下，民乐剧场把书场挪到一楼，经过重新装修后于去年10月1日开放。虽然书场座位比以前少了一半，但毕竟还能听书，老人们的心宽慰了不少。有时候逢“响档”艺人来演，下午一点半的演出，老人们大清早就赶来买票占座，近百个座位供不应求，经常不得不加座。

记者前几天去民乐剧场探看。台上正在演苏州评弹《半把剪刀》，台下坐着的几乎清一色是老年人。74岁的徐仁义老人家住在天水家园，几乎每

## 能否让书场“老树发新枝”？

民乐剧场有一个良好的安身之处；从丰富城隍庙商业文化业态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将民乐剧场打造成一个定位于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演艺场所，与旅游、休闲、工艺、古玩、餐饮等项目结合起来，促进城隍庙传统商业文化氛围。他建议今后民乐剧场除了评弹、走书等演出外，还可增加其他表演，如皮影戏、变脸、耍牙、杂技等。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市区唯一一家书场，民乐剧场应主动应对形

势变化，探索地方曲艺与现代都市生活更好融合的路子。民乐剧场业务部经理夏嘉海说，“经过10年的打造，民乐剧场目前在苏浙沪一带的评弹界已小有名气。”这一点也得到了到过全国多家书场的评弹票友曹岳祥的认同。他说：“民乐的场地、设施均不错，至少不比杭州的大华书场差。如果政府、社会对它多点关注和支持，完全有可能成为全国一流的书场。”

为了书场未来发展，夏嘉海等

老一代的走书、评话艺人撑场，故在宁波名气也很响亮。

除了这两个书场外，20世纪60年代还有大世界书场、中山公园书场、文昌书场等大大小小20多家书场。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宁波城区仅存“红旗”“公园”“平桥”“惠政”“月岛”等12家书场。不久后，这几个书场基本上也风流云散。尽管后来有一位名叫郑国华的书场老板割舍不了“红宝情结”，于21世纪初开起“新红宝书场”，但也终因租金、场地、客源等因素四处搬家，最终黯然关门。

代需求，陈炳尧、蔡爱国等人提议民乐剧场重开“民乐书场”，并且提出了“把民乐剧场打造成江南第一书场”的目标。随后，经过一番装修布局，民乐剧场在二楼开设了有200多个座位的民乐书场。

据民乐剧场副经理郁维毅介绍，从2005年开始，书场除了春节前夕闭门5天进行整修外，其余360天都有演出。书场除了接待苏州评弹团外，宁波的地方曲艺一年中也要演六七档。剧场实行惠民低票价政策，零买票价每张6元，包月票每张4元。郁维毅说：“这10年来电影票、戏票上涨了许多，但书场的票价一直保持不变，面对日益高涨的经营成本，我们也曾想过稍微提一点票价，但想到老年人经济能力有限又放弃了。”

## 书场成了老年人的精神家园

天到听书。他说：“我不喜欢搓麻将，不爱逛公园，就独爱听书。书场一天不到，我心里空落落的。”

“来这里听书，每天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又能会会老朋友，所以我们希望民乐书场一直开下去。”73岁的老听众毕德建说。剧场工作人员与这批忠实的老年观众也有了深厚的感情，每位观众的联系电话他们都保存着，每逢刮风下雨，总是提前关照他们路上小心，遇上台风、大雪等恶劣天气，工作人员就会通过短信、电话一一告知演出时间变动的信息。“这里不仅是曲艺之家，也是听客、票友的大家庭。”郁维毅说。

人近几年也在密切关注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书场经营动态，期望学到好的经验。夏嘉海介绍说，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乡音书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乡音书场也地处闹市区，虽然场地不大，但它环境高雅，演出曲目丰富多彩，全国知名书人都在乡音书场登台为荣。

郁维毅说，民乐剧场今后一方面要设法留住老年观众，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和培养年轻观众，如不定期地开展曲艺进社区、进学校活动，让年轻人了解、亲近曲艺，感受曲艺的独特韵味，希望民乐剧场成为留存宁波地方文化记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 有怀在何许 茫茫烟水隔

——余姚泗门举行谢迁学术文化研讨会

方其军

史学家邵廷采曾言“姚江人物甲天下”，特别在明代，余姚籍人士在历史舞台上可谓群星荟萃。余姚泗门谢迁，就是其中之一，事功赫赫、学名昭昭，值得追忆与怀念。谢迁（1449年—1531年），字子乔，号木斋，成化十一年状元，历修撰、左庶

子。弘治八年入内阁参与机务，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政绩卓著，为当时世称的“天下三贤相”之一。

2月22日，元宵节。余姚市泗门镇党委、政府特邀专家学者，举办余姚泗门谢迁学术文化研讨会，以感怀乡贤，寄托幽思，以及提炼品质，古为今用。

风骨

十年京洛归予晚

犹喜淄尘未染衣

“十年京洛归予晚，犹喜淄尘未染衣”，摘自谢迁诗作《早发潞河柬何冬官》，从中可以看出谢迁硬朗清正的品格。专家在研讨会上指出，历史上士大夫与宦官集团多有明争暗斗，宦官集团专权大多会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士大夫心怀天下而慷慨直言，这是形成矛盾的症结所在。

谢迁自幼即有为苍生谋福志向，八岁时，长辈夜坐偶闻蛙声，便说：“蛙鸣水泽，为官乎，为私乎？”谢迁应声作对：“马出河图，将乱也，将治也。”因而，对于阉党之流的蝇营狗苟，谢迁有“精神洁癖”，无法容忍。因为刘瑾得势，谢迁不愿同流合污，屡次向皇帝提交辞呈以示抗争，计有十余次，最后一次，皇帝批准了。

在研讨会上，宁波学者邬烈

波表示，谢迁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当时，面对刘瑾淫威，朝中百官“人皆危之”，谢迁却“若不知有忧患者”，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亲友的担心，谢迁反而安慰说：“天佑皇明，计当无他，不见刘元成事乎？”

来自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学者黄文杰以小事为例，表明谢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朗风骨。明史记载，明孝宗即位时，宦官郭璉要求挑选妃嫔充实六宫。谢迁谏言：先帝的陵墓未成，挑选妃嫔不合礼仪，应当从缓进行。孝宗采纳。另有记载，有一官员依靠攀附权贵而高升，有人张罗着写贺词，谢迁断然拒绝邀请，“公在翰林廉慎自将，不妄交际类如此”。可证其“犹喜淄尘未染衣”的凛然气节。

诗名

满门桃李兼新种

华国文章续旧编

“满门桃李兼新种，华国文章续旧编”，这是谢迁《和答西涯侄寄诗》中的句子，以此描述诗人本人的诗名才学，可谓正好。王华、王阳明父子的墓志铭，是由谢迁撰写而成的，这一方面显示谢迁德高望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谢迁的文学才华十分出众。学者张如安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茶陵羽翼冯兰、谢迁诗歌初探》，他从诗歌史料研究视角，展示了谢迁与李东阳、冯兰的友谊，肯定了谢迁较高的诗艺成就。

张如安引述谢迁回忆三人交往：“念昔居京时，吾三人雅相好。无何，雪湖蚤睽违，予与西涯居西涯。今归老，复得与雪湖游，而西涯远隔数千里，畴昔燕笑之欢，邈不可得，每形诸梦境。”谢迁回乡后经常将他与冯兰的唱和诗寄给李东阳，李东阳

接诗后仍为和韵。谢迁与冯兰甚至共同创作《杏庄湖亭听琴联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终成绝唱。李东阳有诗赠谢迁，即《为谢生正作茅山草亭歌》，其中有诗云：“山中无事常习静，席上有珍方待聘。溪云涧月供挥洒，春鸟秋花入吟咏。”李东阳以诗寄思，且评价谢迁的创作题材广泛，万物皆可入诗。

谢迁著有诗集《归田稿》8卷传世。据《归田稿》计，谢迁现存的诗篇有五律、五古66篇，七绝83篇，七律460篇，七古及词21篇，计630篇；另有“梅花诗百首”，总共是730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所作诗文，大抵词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阙之思，老臣忧国，退不忘君。读此一编，已足知其忠悃矣。”

流芳

顾我品题群卉谱

知君名占百花魁

“顾我品题群卉谱，知君名占百花魁”，此句出自谢迁诗作《评梅》，以此形容泗门后人对他的评价与念想，甚是恰当。在研讨会上，学者戴松岳在提交的论文《简论谢迁的历史地位及文化意义》中称，“由状元官至宰辅者，更是屈指可数。”谢迁在乡试中是解元，在会试中居第三，在殿试中得状元，却没有被“八股文”禁锢了思想，文风轻松活泼，诗学造诣高深。其子谢丕在乡试中也得解元，后中探花，同样出类拔萃，可谓家风使然。

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先贤文化，延续泗门历史文脉和谢迁的学术思想，近年来，泗门镇陆续



余姚泗门谢迁学术文化研讨会现场 (方其军 摄)